

杨争光文集



卷·肆

中篇小说卷 ①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杨争光文集 | 卷·肆

中篇小说卷①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争光文集. 中篇小说卷. 1 / 杨争光著. — 深圳 :
海天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507-0552-4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杨争光—文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4326号

杨争光文集. 中篇小说卷. 1

Yangzhengguang Wenji. Zhongpian Xiaoshuojuan. 1

出品人: 尹昌龙
责任编辑: 涂 俏
责任校对: 黄海燕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
排版制作: 花季雨季
封面篆刻: 李松璋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: 0755-83526403

印 刷: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310千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4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• 录

黄尘	1
扭	39
霖雨	77
泡泡	119
黑风景	159
赌徒	217
棺材铺	273
老旦是一棵树	323
作者致谢	376

黄 尘

——快乐家园第一

富士在牛屁股上抽了一鞭子，牛毛上冒起了一股烟尘。他看见他给那里抽出来一条白道儿。牛毛里有土，所以就出来一条白道儿。牛缩了缩屁股，快走了几步。

“哦。哦。”他这么吆喝牛。

他光脚踏在犁沟里。地有些热，好长时间不下雨了，地就有些热。富士一直等雨，可等不来。富士挽着裤腿，他的脚底下也冒烟尘。地太干了，富士知道。富士不往下看，他抬起头。他额颅上有几道纹理，让土填满了。尘土在空气里飞来飞去，看不见，可它飞来飞去，填在那些纹理里边，汗水一浸，就那么粘在富士的额颅里。

“哦。哦。”他这么吆喝牛。

天不下雨，太阳就热。什么都热。富士心里像长了毛。他一低头，就感到那些毛在心里头往上长，所以他不低头。他把头放在脖子上，让它胡转，这么，他就觉不得那些毛了。他就这么个样子，就这么吆牛，头胡转。有时候，他就把头转到焕彩那个方向。焕彩在那里挖玉米根。

焕彩家的地和他挨畔。焕彩猫着腰。他听见焕彩的鼻子里吸溜吸溜响，所以，他有时候就把头转过去，朝焕彩那里瞄一眼。

“哧——”

他听见响了一声。他看见焕彩在鼻子上捏了一把，就这么响了一声。焕彩手一甩，她甩得真准。他看见焕彩手指头上的鼻涕甩出

来，像飞虫一样。它挂在一个玉米根上了。

“哭哩。”他想。

“那女人哭哩。”

焕彩死了男人，没人帮她收拾地。大忙天，人都顾自家，谁都顾不上谁。一到忙天，焕彩就想援朝。援朝是她男人。以前，援朝开个拖拉机，手扶拖拉机，有一次，他和它一块栽到壕沟里，就死了。援朝让她下了两个崽。这时候，那两个崽坐在地头上，他们正骂仗。

“你妈鳖。”一个说。

“日你妈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妈鳖妈鳖。”

“日你妈日你妈。”

他们都坐着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放着富士的两只鞋。还有些人在地里，他们收拾他们的地。天不下雨，他们也收拾，野地里散着他们的影影。野地里很静。

“妈鳖妈鳖鳖鳖……”

“日你妈妈妈……”

他们比赛看谁的气长。

焕彩穿件短袖衫衫。过去这时候早脱了，都是日他的不下雨。女人们都穿短袖。焕彩的短袖衫衫上有一块湿了，贴在脊背上，还有一块也湿了。贴在胸脯那里。那里圆鼓鼓的。

“软的。”富士想。

富士突然这么想。他听见心里头“咚”一声，他以为焕彩听见了。

焕彩没听见。她猫着腰，那里还是圆鼓鼓的。富士的胳膊里有些痒痒，往手指头那里痒痒。他把犁把紧捏了一下。

“那东西是软的……”

他看见花香往他跟前跑。快正午了，富士想把地犁完，就让花香回去给他取馍。她一会儿工夫就来了。花香空着手，她的脸白煞煞，嘴里往外喷气。

“死了。”花香说。

富士有些腿软。花香一这个模样，他就腿软。娶花香的那天晚上，花香的脸就白煞煞的。花香把被子拥在脖子那里，看着他。他用膝盖往花香跟前跪，花香的脸就白了，嘴张着。富士的腿就软了，他一屁股软在花香的身子跟前，一动不动。花香摇了他半天。

“你咋啦咋啦？”花香说。

“我想骑你，骑你身上。”富士说。

“我腿软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骑你骑。”花香说。

“你骑。”她说。

他没骑成。以后好多天也没骑成。花香费了好大劲，才让他骑了。可花香就是不能白煞煞脸，一白煞煞，富士就腿软。

这会儿，富士感到他的身子往下溜，他想坐在犁沟里，因为他腿软了。

“死了。”花香说。

“徐培兰家的猫死了。”她说。

富士愣着眼珠子，朝花香脸上瞅。

“你咋啦你看我给你说哩。”花香说。

“说哩说哩。”富士说。

“你说么。”他说。

“徐培兰家的猫死了。我一回去，就看见徐培兰，我就往回折。她家的猫死了。”

“噢。嗯。啊？”

富士缓过神来，他的眼睛张大了许多。

“你说那只猫，就是那只猫死了？”

“嗯啊。我看见徐培兰抱着。”

花香个子有点矮，像软乎乎的麻袋，说话时身子一摇一摇。

“走。走。”富士说。

“走。”花香说。

焕彩看着他们。那两个崽不骂仗了，也看。富士走到地头，光脚往前一撵，撵走了那两只布鞋。

“哧——”

焕彩又甩了一把。她没哭，可她甩了一把。这一回没甩在玉米根上。其实，富士没看见，也没听见。

二

盖子叔什么也不知道。他坐在草垛旮旯里。不知是谁家的草垛，那里摞了好多草垛。他们嫌草垛占自家的院子，他们像南山猴一样，一个看一个的样，都把草垛摞在路边。那里是官地方。

盖子叔就坐在那里，他让崽娃子给他捉布褂上的虱子。他老了，可一时还死不了。他这样的人，村上已经不多了。

“我只捉一个。”崽娃说。崽娃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

“你捉咯。你捉。”盖子叔说。

“我都给你说了。我只捉一个。”

崽娃跪在盖子叔跟前，拿着盖子叔的布褂。

“娃家眼尖。娃家不能懒。”盖子叔说。

他把头窝在肚脐眼那里，用手翻扯他的长裤腰。他没几根头

发，就几根杂毛。

杂毛里塞了些土和柴草一类的东西。

“虱子可灵哩，你穿上衣服它就出来咬你，你一脱，它就不见了，它钻布缝缝。它在布缝缝里，你小心看。”他说。

他们都不抬头。他们捉得很努力。

“爷说，六十年一个轮回，民国十八年就这么早。你看这天。时景到了，我说。”

其实他没看天，他窝着头。

“我只捉一个。”崽娃说。

“人没吃的，吃草吃树叶，吃光了。人隔肚皮能看见肠子，绿的。肚皮里没油水就薄了，像灯笼纸，就能看见肠子。天旱，不长庄稼，草一个劲长。日他的怪。爷不哄你。”他说。

他用舌头润润嘴唇。

“你看这天。”他说。

“我都急了。你不让我走。我都想尿了。”崽娃说。

“尿么尿么，这娃，你尿么。人饿肚子的时候就没样子了，就急眼。我抢了染坊三的馍。你不知道他，他早死了，你没生出来他就死了。他撵我，我急眼了，我把馍塞在牛粪里，我说你撵你撵。他不撵了，往牛粪上看。他一走，我就刨出来吃。不脏，脏什么。人一饿就没脸了，人没脸就没办法。牛粪是草变的，脏什么，不脏。”他说。

“你看，爷捉了一个。”他说。

他让崽娃伸开手。崽娃看着那个小东西从盖子叔的手指头上掉下来，在他的手心里不停动弹。

“我扔呀。”崽娃说。

崽娃手里痒痒，一直痒痒到他心里头。他怕那个小东西从他的手心里钻进去，钻到他的肉里边去。

“不扔。人扔虱子身上越出得多。”

盖子叔伸长脖子，把那个小东西捏过去放在嘴里。崽娃看见他嚼它。

“你吃虱子！”崽娃叫唤了一声。

崽娃鼓着眼珠子，脸憋得涨红，像屎屎一样。

“吃虱子没什么不好。虱子是个自己身上出的。你见谁扔虱子没？没。”盖子叔说。

“你看这天。这熊天喀。”他说。

就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说话。满世界就好像只他们两个人。盖子叔挪屁股的时候，柴草就发出些声响。

后来，富士和花香走过来，他们看见了盖子叔。他们把眼睛张大。

“八叔。”他们叫。

他们在他面前不叫他盖子叔，叫他八叔。盖子是他的小名。

就这么，他们给盖子叔说了猫的事。

“死了？啊哎？”

盖子叔从柴草窝里拱起来。花香看见他肋子那里排着许多骨头。

“你再说。”盖子叔说。

盖子叔看着花香，好像要把花香吃到他的眼窝里。花香把头一下一下往脖子里缩。

“徐培兰抱着哩。”花香说。

“死了？”盖子叔说。

“死了。”花香说。

盖子叔把头歪过来，朝富士脸上看。富士不说话，他的脚有些痒，他把它从鞋窝里拔出来，放在另一只脚上蹭，蹭来蹭去，所以，他没说话。

“怎么就死了？”盖子叔说。

“就说哩。”花香说。

“你没问她？”

“我看见她抱着。”

“你看把他的。”盖子叔说。

“她说她娘家有个公猫，她说她去配。你看把他的。”盖子叔说。

“死了。我看到的。”花香说。

“真真的？”

“真真的。”花香说。

花香拼命点头。盖子叔把裤带勒紧，把胳膊塞进布褂袖筒里。

“你看把他的。”他说。

盖子叔前边走。富士把脚塞进鞋窝，他和花香跟在后头。崽娃子在柴窝里，朝他们的背影眨着眼。

三

那是一只母猫，他们都记得它。那些天，它老在树上叫春，叫得人心神不宁。

玉米收了，人们都在等雨，他们一天一天等。它这时候叫春。徐培兰家后院里有一棵树，它就爬在树上，三邻五舍都能听见它的叫声。

它冷不丁在树上叫起来，这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事。

那天晚上，徐培兰还没睡，虽然她钻在被窝里，可她没睡。照

顺趴在柜盖那里，正往本子上写什么。照顾是她的儿子。修水利的时候，民民在大白沟放炮打石头，石头片飞在他脑门上，给那里撞了个黑窟窿，流出来一堆稀不拉叽的东西，他就离了人世。埋民民的时候，徐培兰没哭，连一滴鼻涕都没流。她愣着眼看儿子照顾，看了整整一个晚上，眼睛就成了鸡屁股那种样子。后来，她的眼一直红不丝丝，像遭了风一样。现在，照顾上学了，能往本子上写什么了。徐培兰老这么钻在被窝里看他。

后来，她就听到了猫叫春的声音。先叫了一声，又叫，又叫。那时，夜晚很静。它一声一声叫，从喉咙里撕扯出那种声音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它就那么叫着，一声一声往人的肉里头钻。

“呜——哇啊。呜——哇啊。”就这声。

它把树摇得扑啦扑啦响。

“民民。民民。”

徐培兰听见婆子妈在前房里喊她。婆子妈不叫她的名字，叫她男人的名字。她听见婆子妈的声音有些兴奋。婆子妈得了一种怪病，不痛不痒，就一只脚和一个胳膊不停地扭。她喜怒无常，一个人住在前房里。她在炕席上屙屎，在地上尿尿。她把屎蛋蛋包在手巾里，放在炕头上。徐培兰数说她，她就对着徐培兰笑。徐培兰一走，她就把头放在窗口上，伸长脖子冲着徐培兰的脊背骂：

“你眼黑我得是？狗日的你眼黑我。”

她扭胳膊扭脚，她老这样有事没事骂一阵。她和徐培兰像仇家对子。

这会儿，她的声音有些兴奋。

“民民你听。”她喊。

“叫春哩。叫春哩。”她说。

徐培兰听见她在炕上蹬屁股。她一兴奋就蹬屁股。

“猫和人一样哩。”她说，“猫和人都怀春哩。人就是不喊，

猫可不是人，猫想了就叫唤。啊哈。啊哈。”

她把屁股蹬得腾腾响。

第二天清早，徐培兰一出门，就碰见了许多诡秘的眼珠子。女人们扫院扫到门外，她们都朝徐培兰家门口看。她们不和徐培兰说话，就看着她。

花香也看着徐培兰。她提着笤帚。她和徐培兰住隔壁。她也不说话。她们离得很近。

“猫叫春哩。”徐培兰说。

徐培兰笑了一下。她原以为花香会说句什么，也会笑一下，可花香没有。

徐培兰的笑就僵在脸上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看着那些女人们。她感到身上有些冷。

“我家猫叫春哩。”她说。

“噼啪，噼啪。”

她听见一串关门的声音。女人们都跳进她们的门坎，把门关上了。她吓了一跳。

就剩下花香一个人了。

“我家猫……”她说。

她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。她还想说一句什么话。她看见花香把鼻子往上挽了一下。

“刷、刷。”

花香狠劲扫了两笤帚，尘土飞扬。花香从门坎上跳回去。花香关门的声音很重。

“咣当！”

徐培兰感到一股气从她的肚子里边憋上来，一直憋到眼窝那里，憋出了几星泪水花花。她把笤帚摔在地上。

“尿日的。”她吼了一声。

“我又没做亏心事。”她说。

“我家猫叫春，又不是我叫。”她说。

这时候，太阳从东边那个村庄庄顶上升起来。徐培兰站在门口，能看见它。它刚升起来，没多少光气，就有点红，像红萝卜那种颜色。

她听见门坎响。婆子妈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，手把着门框，看着她笑。婆子妈的脸也像红萝卜那种颜色。昨晚上，她蹬了一夜屁股。

“恶心。腥气。”徐培兰说。

她看见羊村的姐从大路上朝这里走。

四

羊村的姐像个碌碡，一滚一滚，从路上滚过来。她越来越胖了，看着不是胖，是肿，好像有个人给她什么地方插了个竹筒，往她身子里吹气。谁知道她吃什么。世上就有那么一种人，喝口凉水也上膘。

没到跟前，羊村姐就笑。她笑的时候，肚子一趔一趔。

“嘎。嘎。嘎。”

她不一下笑出来，她一声一声笑。

“妈又屙炕上了，得是？”她说。

“你看去。你一看就知道了。”徐培兰说。

“嘎。嘎。嘎。”

羊村姐抡着胳膊，从门坎上滚进去。一会儿，她提着几件恶臭的衣服走出来。她把它们抖开，抖在太阳底下。太阳光好像都照在

那些衣服上了。

“嘎。嘎。你看我妈呀哎。老糊涂了呀哎。嘎。嘎。”

她笑着，说着。她一个人。徐培兰早进屋了，在厨房的锅底下戳炉子，准备做早饭。羊村姐一个人在外边说着，笑着。后来，羊村姐蹠在太阳底下给她妈刷洗那些尿衣服尿裤子。屎臭尿臊味一个劲冲她的鼻子。一会儿，铁盆里漂起来许多尿花花。她把它们倒掉，换了水再洗。再一会儿，她就抽鼻子了，泪水水从她的大眼角那里往下掉。

她隔两天就来给她妈洗一次。她总这样。

“媳妇是银钱买的，不亲。女儿亲。我给我妈洗。我不嫌脏。我妈上辈子遭了罪。噗，噗。我不埋怨人家徐培兰。噗，噗。”

她一个人自言自语，一个人抽鼻子流泪。后来，花香从门里跳出来，叫了她一声：

“姑——”

花香叫她姑。

“姑你来了。”花香说。

“我给我妈行孝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看我妈这裤子。”她说。

她把它从铁盆里提出来，抖了抖。

“嘎嘎。”

她朝花香笑了两声。

“嘎嘎嘎嘎……”

她把脖子往外扭，一连笑出来一串。

“姑你知道不？”花香说。

“猫叫春哩。”她说。

“嘎。”

“真真的。”花香说。